

<<跟着团长上战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跟着团长上战场>>

13位ISBN编号：9787508070216

10位ISBN编号：7508070216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华夏出版社

作者：张艳荣

页数：387

字数：40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跟着团长上战场>>

### 内容概要

富家少爷于剑飞、童养媳九儿、扛活的小长工雷大夯，偶然受到了革命的熏染，他们一同出逃投奔革命。

历尽艰险，成为新四军新一团的革命战士。

在出逃的路上，阴差阳错，于剑飞与自己不爱且大他几岁的童养媳九儿“生米做成熟”。

以至于九儿成了他追求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

当他在战火纷飞中遇见战地记者丁香时，欲爱不能，要命的是两人一见钟情，且旅美归国的丁香也无法舍弃美国的恋人查尔斯。

当丁香在朝鲜战场邂逅查尔斯时，她的枪口将“情”归何处？

小长工雷大夯以为参加革命了他依恋的九儿姐定会钟情于他，事与愿违，他和丁香戏剧般的结合，而悲剧收场。

而于剑飞和丁香一生都在深深地眷恋着对方，像虔诚的圣徒，却难好梦成真。

于剑飞和雷大夯这两个铮铮铁骨的男人，斗了一辈子，争了一辈子，为军事、为女人、为子女……到最后矛盾统一、统一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敌加生死战友。

可笑、可喜的是这团乱麻一辈子也没理清。

他们三人跟着新一团参加了抗日战争，又从关里打到东北，加入林彪的“四野”，参加了辽沈战役。

从锦州打到沈阳，一直打到天津，和平解放北平，稍作休整，南下剿匪。

新中国成立后出征朝鲜，抗美援朝又立奇功。

这个团，炮火中诞生，硝烟中扬名。

归国后，驻扎辽宁，大裁军时撤编。

该小说以真实的中国战争做大背景，贯穿始终。

以个性鲜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冲锋陷阵为内涵，展开小说叙述，从而小说人物个个站在历史坚实的土地之上，怀揣信仰，与深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于剑飞作为团长攻打沈阳时，俘获了国民党女医欧阳鹿，这个女人与国民党守城少将肖扬关系微妙。

于剑飞如何利用政治攻势和惊心动魄的较量迫使气宇轩昂的国民党少将肖扬投诚？

孤傲冷艳的欧阳鹿用血洒江山诠释了对生命中两个男人不同的爱，用啼血的笔触留下一段爱的传奇。

这两个国民党人物点缀小说其中，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

小说人物，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他们都是怀揣着个人小小的私爱，走向革命战斗的道路。

在血与火、正与恶的淬炼中私爱演变为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博爱。

小说从人性、人爱的角度出发，来表现“战士是怎样炼成的”主题思想，剖析战争残酷的同时渴望和平，所以小说的英雄人物顶天立地、有血有肉。

## <<跟着团长上战场>>

### 作者简介

张艳荣，辽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小说曾转载《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刊物。

代表作：中篇小说《父亲的山高母亲的水长》、《父亲情深母亲意浓》（获二00八至二00九年度《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电视剧和电影改编权均被影视购买）、《北风吹雪花飘》（反特）等。其中《父亲的山高母亲的水长》获第五届辽宁文学奖，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长篇小说《你用战剑翻耕土地》发表在《小说月报》原创长篇专号2009年第3期（电视剧已被影视购买）。

<<跟着团长上战场>>

书籍目录

上部

第一章 绝望的冲喜(一、二、三)

第二章 浪漫的晨曦(一、二、三)

第三章 我要生了(一、二)

第四章 在血与火中成长(一、二、三、四、五、六)

第五章 金达莱花开了(一、二、三、四、五)

下部

第六章 咱们结婚吧(一、二、三、四、五)

第七章 胜利的年代(一、二)

第八章 野玫瑰的春天(一、二、三)

第九章 承载和平(一、二、三、四、五、六)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 章节摘录

雷大夯照样每天去放羊。他和于剑飞每天早上都能在大门口相遇，而要去的方向却相反，要去做的事也天壤之别。一个背着书包到东面的镇子上学，一个拎着鞭子到西面的洼地放羊。一个绫罗绸缎，英俊倜傥，一个衣衫褴褛，愁眉不展。每当这个时候，于剑飞的身后准跟着他的童养媳九儿。九儿像个小母亲似的边帮他整理衣帽，边千嘱咐万叮咛。每到这个时候雷大夯都要回头多看几眼九儿，因为她是他的同类——穷人。他反倒同情她，可怜她。他愤愤不平，他认为她应该和他在一起，为他嘘寒问暖，为他洗衣做饭。想到这，他不禁看了下自己的周围，除了大羊就是小羊羔。而于剑飞身后跟着九儿，于剑飞走远了，九儿还留恋地站在大门口招手致意。雷大夯冲九儿的方向啐了口唾沫，狠狠地说了句：“没出息”。九儿听了，甩着两条大辫子，一扭身，瞥一眼雷大夯说：“我愿意，就你有出息，整天戳羊腩。”

傍晚，雷大夯赶着羊回来了。太阳刚被大地含进去一半，太阳的光芒就像直接铺在大地上。大地的景色柔和了起来，因为铺了一层橘黄色的晚霞。那霞光格外的鲜亮，那光芒好像是从大地和天边衔接的缝隙间照射出来的，再反射到太阳身上。太阳好像是个巨大的光芒载体，当光芒越集越多，太阳实在承载不了了，那橘黄色霞光就溢满了西天。越溢越多，成朵成片，有的不小心挤成碎片，散落在大地上，于是大地也身披万道霞光。

雷大夯赶着羊走到于地主家的大门口，就看见于剑飞和九儿在大门口的两棵李子树下又蹦又跳，他们完全被暖色的晚霞包裹了起来，连同那两棵李子树。雷大夯不仅看看自己的周围，除了羊吗吗地叫，没什么显眼的了。这晚霞也偏心，好像只照富人不照穷人。雷大夯来气了，快走几步站在了他俩的身后。这晚霞好像特别娇气，像水中的月亮，一碰就散，容不下雷大夯这第三个人。雷大夯走近了反倒看不见霞光了，只看见于剑飞指指点点，霸道地说我吃这个李子，我还吃那个李子。

九儿像接到命令的士兵，用弹弓指哪打哪，叭，叭，一颗颗李子应声落地，可准了。她再跑上前，拣起地上的李子，“噌噌”在衣襟上蹭两下，把李子的霜蹭掉，递给于剑飞，给，大少爷吃吧。于剑飞又说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那个，九儿就忙不迭地打。他俩都看见雷大夯来了，但谁也没理他。屯子里的李子都打了，这两棵于剑飞不让打，他要留着让九儿拿弹弓打给他吃，好玩。雷大夯看着就来气，凭啥这李子让他这么糟蹋着吃？正当九儿比画着打李子时，雷大夯拿起墙角的竿子，脚下呼呼生风，腾空而起。竿子上下飞舞，围着李子树转了一圈，一眨眼的功夫，三下五除二，这棵树上的李子全落地了。他站定了，拿眼睛瞟了一眼九儿，意思全有了，你不是说我没出息吗？只会戳羊腩吗？这回我给你露一手。接着他又把眼神收了回来，不看九儿，长长叙了口气，意思也全有了，你爱咋咋地，我让你给他打李子，他自己没手啊？我给你打光了，看你还打啥？九儿的手和弹弓就那么僵在了空中，她张着嘴，瞪着眼，错愕地看着雷大夯，虽然她没说一句话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但厌恶的意思也全有了，没有比你再烦人的了。

僵在空中的手没着没落地放下了，她原地跺一下脚，瞪着雷大夯，眼神分明在说，看大少爷怎么收拾你。

大少爷没收拾他，直视着他，慢慢走近他。

走近了，他把衣服一撩，露出了腰，腰间银光一闪，晃的雷大夯倒退了一步。

于剑飞的手往腰间这么一搭，嗖——抽出一只剑。

这个剑很特别，软的像绳子，能缠在腰间，抽出来舞的时候它柔中带刚，闪闪发光。

只见于剑飞也腾空而起，剑围着另一棵李子树转一圈，如蜻蜓点水，也是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李子都落地。

谁也没说话，片刻的静音。

雷大夯愣了下，随后他撩了一眼于剑飞，眨巴眨巴眼睛，从后腰里拔出放羊鞭子，继续轰他的羊，临走扔了句话：“没胜没负，平了。”

“慢着，你那棵树上还有一个李子呢。”

平了？

说的倒轻巧。

“于剑飞慢悠悠地说。”

雷大夯眯着眼睛抬头看了半天，不相信地问：“哪呢？”

蒙谁呀？

“于剑飞嘿嘿笑了两声，不是什么好笑，轻蔑地笑，他用手一指树，说：“就你这眼神还玩鹰那？”

“于剑飞话中有话了，第一你眼力不如我，第二你落下一个李子武功不如我，第三虽然打李子跟玩鹰不挨着，但跟武功挨着。”

雷大夯果然看到了那个李子，还真不容易被发现，也许这是整棵树上最小的一个，夹在两片树叶中间。

那没办法，大小它也是个李子。

九儿听了“眼神”和“玩鹰”就哈哈大笑，因为她听过这个笑话，是于剑飞实在闲的慌给她讲着玩的。

可笑的是雷大夯还没心没肺地问：“玩鹰是啥意思啊？”

“九儿和于剑飞大笑，于剑飞说让九儿告诉你。”

九儿乐不得的，她喜欢讲，她正愁没地方显摆呢，因为这笑话是于剑飞讲给她听的。

她倾慕于剑飞有文化，这个笑话是有文化的人讲给她的，她当然要记住，验证记住的唯一标准就是原封不动地讲出来。

讲出来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于剑飞知道我九儿也很聪明，不是棒槌。

于是九儿讲的很认真，很卖力，“从前吧有个人，眼神不好。”

有一天赶集，他媳妇说你把这只鸡拿到集上卖了，他说行，就把鸡往胳肢窝这么一夹，上集了。

到了集上，他走到卖刀鱼的摊位前，问，喂，你这剑多少钱一把？

卖刀鱼的那个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最后眼神落到了他胳肢窝夹着的鸡身上，翻了翻眼皮说，就你这眼神还玩鹰呢？

“讲完了，九儿和于剑飞又是一阵笑。”

雷大夯没笑，愣愣地望着他俩笑，样子有点傻，显然没听懂。

九儿不高兴了，本来想在大少爷面前显摆显摆，这倒好，讲完了，人家不笑，说明讲笑话的人没本事。

听笑话的，你不笑，就是你不捧场，那讲笑话的人要多没面子有多没面子。

雷大夯不是不捧场，他开始是想听来着，可他的眼神碰到九儿的嘴就溜号了。

他光看九儿说话的嘴和表情丰富的脸了，看着就舒服，舒服到一种欣赏和崇拜的程度。

他就这么看着她出神入化了。

他就想，这么好的闺女怎么就侍侯这地主家的少爷了？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还竟然是他的童养媳，真是好事净让他于地主家占尽了。

九儿白了雷大夯一眼，脸“呱嗒”撂下来了，回院子提个篮子，自顾自地蹲在地上拣李子。

于剑飞目不斜视扬场而去，那意思还用说嘛，跟你这种没文化的人在一起掉架。

反过来说他雷大夯没听懂就没达到于剑飞的目的，所以很没意思，扫了于剑飞的兴，那还不把雷大夯凉那。

而对雷大夯来说，于剑飞高不高兴他不再乎，他再乎的是九儿。

他知道九儿不乐意了，可他真听的稀里糊涂，他也不能跟着傻笑呀，他是个不会说谎的人。

他陪着小心说：“九儿姐，要不你再讲一遍，这回我准笑。

”

九儿像蹦豆般地蹦出这两个字。

这话说的越简捷，话越冲。

九儿说：“还讲啥呀？

大少爷都走了，讲给谁听啊，讲给你这个小长工听？

不值。

”羊冲着雷大夯呜呜地叫，他低着头悻悻赶着羊走了。

边往羊圈走边想，九儿刚才是怎么讲的来？

他就这么一路努力回忆着、理顺着。

吃晚饭时想，睡觉时还想。

他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烙饼，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屋里没灯，他就摸黑想。

雷大夯从炕上爬起来，他想也许屋里太黑了，把脑子憋住开不了窍，所以想不出来，其实他这是肚子疼怨炕歪。

他跑到院子里，借着月光想，还真是月光显灵了，雷大夯终于理出头绪了，他自己跟自己讲：有个人眼神不好，去卖鹰，不对，是去卖鸡……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自己先坐在地上笑了一通，还嫌不够，又站起来笑了一通，后来又捂着肚子跺着脚笑了一通。

笑的差不多了，他“蹬蹬”跑到九儿的窗前。

看屋里没点灯，没敢进屋，但他憋的实在难受，他要告诉九儿那个笑话他懂了。

迫不及待，他等不到天亮。

他就趴在窗户上压低声音，但掩饰不住兴奋，他喊：“九儿，你睡了吗？

你讲的笑话我明白了，那个卖鱼的把鸡看成鹰了，还笑话人家眼神不好。

哈哈，咯咯咯，太好笑了。

”他即使压低了声音，三更半夜的听上去这声音也够大的，还咯咯地笑，听着就疼得慌。

九儿这个气呀，隔着窗喊：“雷大夯，你快走，我都睡了，你赶紧回去睡觉。

”九儿，我是说……”雷大夯还是不死心，没等他说完九儿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说啥你说，你给我滚犊子，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能不喊人吗，一个大姑娘家窗前，你大呼小叫的，啥玩意啊。

雷大夯没想那么多，他只想告诉她这事，他就弄不明白了，他的好心总也得不到九儿的回应。

样章之二 夯终于想出办法了，他开始在信纸上画画。

龟 龟 龟 竖 龟 鱼 果 布 龟 虫 枣 人 （意思是：归、归、归、速归， 如果 不 归，重 找 人。

） 落款：雷大夯。

他把信封好求别人写了地址，就把信给九儿寄去了。

（二） 信是寄出去了，雷大夯去掉了一块心病，可另一块心病接踵而至。

第二天，雷大夯正领着全营的战士在工地上干活。

六月天，热的人喘不过气来，战士们脱光了上衣，甩开膀子干活，雷大夯同样汗流浃背。

雷大夯光顾干活了，小辣椒就站在他的后背，她啥时候来的，雷大夯一点也没觉察到。

小辣椒站在他旁边有一会儿了，可小辣椒也一点也不怪他没看见她。

## <<跟着团长上战场>>

她喜欢站在他的背后，非常非常的喜欢。

喜欢看那汗珠在他那古铜色的脊背上滚动闪亮，这是怎样的脊背呀，厚实、坚强、粗糙，甚至沧桑，还有弹疤枪伤，引导着你想象在这脊背上到底发生了多少英雄故事。

小辣椒真想抱住这脊背，零距离地去聆听去感知那曾经的枪声和厮杀。

小辣椒的眼神旁若无人地凝固在雷大夯的脊背上，这才是男人的脊背，像山一样结实。

有的战士发现了小辣椒在看雷大夯的脊背，就哧哧地笑。

雷大夯就没好气地说：“傻笑啥？

喝傻老婆尿了？

干活，没累着你们是不是？

“有的战士笑嘻嘻盯着他看，雷大夯来气了，”吃错药了，看我干啥，我脸上长花了？

“战士嬉皮笑着说：“营长，你脸上没长花，你后背长花了。

“净瞎说，”雷大夯说着就用两只手左边呼啦了一把，右边呼啦了一把。

这一呼啦不要紧，又是汗又是泥的，整个后背成大花脸了。

小辣椒怎么能眼瞅着她亲爱的脊背变成这样，她不忍心，她心疼啊。

她掏出雪白的手绢上去就搽。

尽管手绢柔软，女孩子的手更柔软，雷大夯却如锋芒在背，他弹簧似的跳开了，惹得战士们哈哈大笑。

雷大夯强挤出笑脸说：“呀，哎呀，小辣椒啊，你啥时候来的？

“小辣椒也不回答他，像似顾不得回答，她举着手绢说：“快，我给你擦擦，脏着呢，一脊梁的泥。

“哎呀，啧啧，温柔的让人受不了，因为她平常厉害惯了。

小辣椒说的同时就又冲雷大夯的后背去了。

雷大夯慌忙躲着，两手摆着说：“不不，不用，我这黑不出溜的后背哪配这么白的手绢擦呀，不用不用。

“没事，已经擦埋汰了。

“小辣椒还执意要擦。

雷大夯是坚决不从，“不行不行，白瞎那手绢了。

“战士们起哄，学着小辣椒的样子，”营长，你就擦擦吧，要不小辣椒你给我擦吧，我后背也脏着呢。

“小辣椒就瞪一眼战士们说：“滚一边去。

“战士们就学着她的样子，滚一边去。

雷大夯推三阻四的，小辣椒有点磨不开面，拉个脸说：“不擦拉倒，我的手绢埋汰了，你给我洗吧。

“雷大夯点头，“行行，那行。

“小辣椒顺手把手绢揣进雷大夯的裤兜，转身蹑哒蹑哒走了。

战士们哈哈大笑，脸再大的姑娘也架不住这些傻小子们笑啊，小辣椒转过脸说：“笑啥笑，我是来办正经事的。

“战士们拉着长声问：“啥正经事啊？

“小辣椒说：“我是来给你们慰问演出的。

“战士们起哄：“你倒是演那。

“小辣椒噘着嘴：“你们得罪我了，我就不演。

“战士们激她：“你没节目吧？

“谁说的？

“小辣椒急了，说着她从兜里掏出竹板，边打边说：打竹板，点对点，二营营建正赶点

采石头，脱大坯，没有沙子河里提。  
床单裤子齐上阵，运送沙子好工具。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天燃地热如火烧，脊背汗珠似水浇，战士齐心又协力，克服困难赶进度。  
班、排、连、营互挑战，热火朝天搞营建，站排头，扛红旗，吃苦耐劳数第一。  
加油，加油，加油干，建设路上冲在前，要问带头谁当先，二营营长雷大夯！

雷大夯——小辣椒竹板停了，战士们叫好。

雷大夯瞪着惊喜的眼睛，张着大嘴说：“这就完了，我还没听够呢。

嘿嘿，把我雷大夯也编里了，小辣椒，纳鞋底不用锥子，真（针）行啊。

”小辣椒歪着头得意地说：“那你看，咱是干啥的，下一把我就该当编剧了。

”雷大夯嘿嘿笑着说：“这丫头片，还不谦虚，来，再来一段。

”小辣椒像想起什么似的，抬手腕看下表，跺着脚喊：“哎呀我的妈呀，过点了，我又要挨批了。

”说完撒腿就跑。

这个小辣椒挨批是经常事，做事毛毛草草，丢三拉四，不是迟到，就是忘时间，嘴还厉害。

出来不按时回去的时候多了，家常便饭，文工团领导拿她也挺头疼。

有个战士把小辣椒的这段快板记下来了，交到了团宣传股，宣传股用大喇叭在全团广播开了，宣传股接着就送到了报社，第二天就见报了。

小辣椒回文工团挨批是免不了的了，但第二天文工团领导又拿着报纸表扬了她，领导还直埋怨她咋不早说呢。

她说我就是说了你们也不信那，还是让事实说话吧，别以为我小辣椒啥也不是，我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个小辣椒确实一鸣惊人，轰轰烈烈跟雷大夯恋爱，尽管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但在她猛烈的爱情攻势下，雷大夯也就只有招架之力。

得到表扬的小辣椒胆子更大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小辣椒请了假就跑出来了，直接跑到工地。

雷大夯说你咋又来了，小辣椒说没良心，你们营刚上完报纸就撵我。

她瞪一眼雷大夯，伸出手说，我是来拿手绢的。

雷大夯哎呀了声，从裤兜掏出手绢，雷大夯的脸都懒得洗，哪还想起洗手绢呀。

记得他还顺手用这手绢擦了两把汗，他忘了手绢是谁的了，汗流进眼睛里，煞的难受，顺兜掏出来就擦了。

雷大夯望着手里皱吧埋汰的像尿疥似的手绢，直后悔，我怎么就用它擦汗了呢？

小辣椒一把扯过来，转身就走了。

雷大夯以为小辣椒生气了，走了，那可感情好，让我静静心。

她在跟前，唧唧喳喳，太闹的慌。

小辣椒没那么容易走，她是到雷大夯的临时住处，把雷大夯铺地下的臭鞋烂袜子、破衣服馊裤子拿出来洗了，还把其他战士的衣服洗了。

战士们中午回来看了，很高兴，雷大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小辣椒在身上擦着两手的水，死扑啦地坐在雷大夯的铺上。

中午了，没有走的意思，看架势中午要在这吃啊。

不是雷大夯抠门，实在是没有粮食，战士们都定量，就中午一顿饱饭，活该让她吃谁的那份？

炊事班长把雷大夯叫到院子里说，中午饭怎么办？

也不是炊事班长不会来事，如果中午多做了，晚上就少一份。

雷大夯说不能动战士们的伙食，我的那份给她吃。

炊事班长说那怎么能行呀，你下午还要干活呢。

雷大夯说少罗嗦，一顿不吃饿不死。

这时于剑飞走来了，笑着说：“怎么样啊雷大夯，还行吧。

”也不知他指哪方面，但那笑多半是幸灾乐祸，“中午多做一份饭，下午到军需股领粮食去，就说我批的。

人家小辣椒为我们营建也作贡献了嘛。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炊事班长高兴地拍着两手说这太好了，谢谢团长，就赶忙做饭去了。于剑飞紧接着调侃，“雷大夯幸福死了吧，爱情送到门口了，别挺着了。实在不行咱们一块结了算了，省得她在你跟前喳喳来喳喳去的，多闹的慌。结了婚就好了，就安稳下来了。

怎么样？

”雷大夯说：“你拉倒吧，我不结，我这辈子不结行了吧。

”“别拉硬啊，到时候组织出面就由不得你了。

”于剑飞真是这么想的，别看他嘴上跟他没正形的，他也替雷大夯想过，他如果跟丁香结婚了，从炮火中一块走过来的雷大夯也该有个家了。

小辣椒，这个丫头不错，他俩的性格还真有点相像。

最主要的是难得小辣椒还那么主动。

于剑飞故意提高了嗓门说：“别说，嘿，你们二营够幸福的，这是谁帮着洗的衣服啊？”

”小辣椒听到声，像个小燕子似的从屋里飞出来，“我洗的，是我洗的。

团长，怎么样，还行吧，要不下午我帮你洗去。

”于剑飞说：“不敢劳驾，那还不把雷营长心疼死了。

”小辣椒跺着脚说：“团长，你说什么那。

”小辣椒假装害羞，其实她心里乐开花了。

她快人快语，她这就不错了，在雷大夯面前，装秀迷。

于剑飞说：“我说的可都是真话，追我们英雄的可是有的。

可我们英雄就看上你了，你可要抓紧时间啊，我看不行啊跟我们一起结婚算了。

”小辣椒低着头，偷着笑，说：“我们听你的。

”给雷大夯造的，说啥也不是，脸憋的跟紫茄子似的。

接下来的几天，小辣椒有时间要来，没有时间创造时间也要来。

再来人家也不掖着也不藏着，我就是来跟雷大夯搞对象的。

有啥坷碜的，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正大光明的事嘛。

她也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拐弯抹角地表白爱恋，就直截了当地说雷大夯我想你，我要嫁给你。

她也有她自己恋爱理由：就这直截了当他还不明白呢，拐弯抹角那得累死他多少脑细胞啊。

这些英雄啊，啧啧，打仗都打傻了，也不懂个男欢女爱，这样高尚的人我们不爱谁去爱。

巍巍不是说了吗，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他们——雷大夯啊，作家歌颂的人准错不了。

通过这几天闪电般的接触，雷大夯也挑不出小辣椒哪块不好，但也挑不出哪块特别好，挑来挑去小辣椒也是苦出身，这点对雷大夯的心思，也是最难能可贵的。

雷大夯的理论是：到什么时候都要站稳了阶级立场，到什么时候都要分清阶级矛盾，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

打江山，坐江山，时刻都要为劳苦大众着想，这是做人的准则。

如果逼到份上，小辣椒还是可以考虑的。

这几天，文工团的领导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赵富师长连着来两趟了，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来了，话题绕着绕着就绕到小辣椒身上。

这不，到排练室转一圈，说：“我来这两趟怎么没见小辣椒啊？”

”领导能说这个小女兵相当不好管了，不守纪律，大大咧咧。

不能够啊，一是领导都有护短的毛病，二说出来还是文工团领导没有水平。

文工团领导就打马虎眼，小辣椒经常深入基层，体验生活。

您看师长，这是她深入基层写出的快板，都登在报上了。

说着把报纸递到师长的手里，师长拿着报纸，目不转睛看着报上的快板，眉开眼笑，“好，好啊，你们文工团出人才呀。

你这领导当的不错嘛，好好培养啊，小辣椒是个好苗子。

”这多好，一举两得。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如果把实情说出去，领导也得受牵连。

就是师长看到最后一句“二营营长雷大夯”皱了眉头，说：“这个，把个人的名字放上去不太合适，这是集体的荣誉嘛，不能搞个人崇拜嘛，不过也不伤大雅。”

“不管怎么说总算把师长蒙过去了。”

小辣椒回来免不了一顿尅。

团领导问她你到底干啥去了？

开始她像刘胡兰似的，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打死也不说。

给领导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说：“你知道吗，师长那么关心你，都来两趟了，都没看着你，对你充满了殷切的希望。”

“小辣椒来不讲理的劲了，刀子嘴吧吧的，”“关心我干啥呀，希望我干啥呀，我又不是台柱子，我又不是团花的。”

“她翻翻眼皮，小声嘟囔，”“那根筋搭错了。”

“你嘟囔啥呢，说，你到底去哪了。”

“问急了，后来小辣椒就像江姐了，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口号，”“我去38团了！”

我去找雷大夯了！

我要跟他结婚！

咋地吧！

“石破天惊也好，水落石出也罢，审讯的和被审的都一时哑然了。”

缓了口气，领导痛心疾首地说：“你，你辜负了师长对你的殷切期望。”

“这时小辣椒出人意料地哭了，这才叫石破天惊呢。”

这家伙平时脸皮厚的机关枪都打不透，这她来不来的先哭上了。

平时尅的比这要狠，这她倒脸皮薄了。

领导就亲切关怀，苦口婆心，“你还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业务上。”

再说了，雷大夯是英雄不假，据说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小辣椒哇就哭出声了，”“谁再说他坏话我跟谁急。”

“小辣椒的爱像她的名字，火辣辣的，说爱就爱。”

小辣椒那火辣辣的爱烫贴着雷大夯那饱经风霜的心，雷大夯也妥协了，娶媳妇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个人知疼知热吗。

但雷大夯想好了，真有那么一天，他决不会跟于剑飞站在一块结婚。

他雷大夯决不跟于剑飞同日而论，他们是啥？

一个地主的大少爷，一个资产阶级小姐。

按理说，雷大夯革命这么长时间了，应该跳出什么地主、少爷的圈子，他不是没有提高，人往往最初的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

不是有意贬低谁，而是个人出身，决定了喜好和思想。

（三）九儿可盼到信了，再接不到信她都不知道怎么向父老乡亲们交代了，到底咋地了，连个信也不来。

这回好了，来信了，还没开封，九儿逢人就说来信了，是于剑飞，俺的男人来信了。

一打开信封她就傻了，这信怎么都是画呀？

龟 龟 龟 竖龟 鱼果 布龟 虫 枣 人 有乌龟，有鱼，有苹果，有块布，有虫子，有枣，还有个人，这怎么回事？

她一看是雷大夯寄来的，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雷大夯不逼到份上是不会寄信的，他不识字，一定有什么重要情况，又不便托人代笔。

难为雷大夯了，想出一个看图说话的办法，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她在屋里琢磨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她每个画下面照原画念：龟、龟、龟，竖龟，鱼果布龟，虫、李子、人。

她反复念了好几遍，念的遍数多了，就念顺嘴了，古人不是说：“熟读千遍其意自现。”

“九儿恍然大悟，我的娘啊！”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这不是：“归、归、归、速归，如果不归，重找人”吗。

这肯定不是指雷大夯他要重找人，他找谁与我也没太大关系，这是指于剑飞呀，于剑飞到底要重找谁？

怎么她也弄不明白，但肯定于剑飞有事，这就是说于剑飞要换人了，换谁？

咋换？

哎呀，这也整不明白呀。

她跟屯里打个招呼，领上儿子胜利就按信封的地址往部队赶。

地里的麦子转眼就该收了，麦子是啥？

是庄稼人的命啊，雷大夯的爹娘不就是为了护住那点麦子死的吗，九儿真不舍得现在走，她是想收了麦子，再蒸上几个新麦子馒头让于剑飞和雷大夯他们尝尝鲜，尝尝家乡的麦子，离家这么些年了，能不想吗？

看起来顾不得了，信看上去是无要紧的画，读起来却十万火急。

都归，归，归，速归了。

九儿没敢耽搁，火速前往。

九儿这些年在李子屯也没置啥衣服，吃饭都成问题还买衣服。

她还是穿部队发的那身军装，洗的发白了，肩上腿上都打了补丁，她习惯性的腰里还扎个武装带，枪她没像战争年代别在外面，而是别在了裤腰里。

她来时是想把枪交给屯上，又一想，这是部队发的，就是交应该交给部队。

再说，刚建国，坏分子比较猖獗，路上也不安定，防个身吧。

九儿刚到38团，就感受到了喜庆的气氛。

她一打听才知道，38团团长于剑飞正在礼堂举行婚礼呢，她当时就气的七窍生烟。

于剑飞呀于剑飞，你太绝情了，连个招呼不打你就又结婚了，怪不得大伙都传，有的部队的干部甩了农屯的糟糠之妻，在外面另娶小老婆，果然名不虚传，我让你结婚？

我让你发昏。

就这口气跟雷大夯如出一辙，要不咋说他俩就应该是一家，他俩怎么看都像一个锅里搅马勺的主，可是命运偏偏不让他俩一个锅里搅马勺。

她说的不假，她确实让于剑飞发昏了，她不但让于剑飞发昏，还让雷大夯发昏，雷大夯的婚姻从此也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九儿一手牵着小胜利，箭步如飞，手里的小胜利两只脚紧倒腾，差点不着地了。

当她风风火火赶到礼堂时，于剑飞和丁香的婚礼正进行到夫妻对拜这节上，军人吗，就是相互敬军礼。

正当于剑飞和丁香对着敬礼时，九儿推开礼堂的门，跑步前进，然后一个健步冲上台，小胜利也被腾空拎上台。

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亮开嗓门向所有人宣布：“我是于剑飞的老婆，”拍的胸脯叭叭响，她扯过胜利，“这是他的儿子小胜利。

”台下一片哗然，赵富师长正在台上主持婚礼，他惊诧地问：“于九儿你啥时来的？”

九儿也不管师长问啥，她就是叫嚣，“于剑飞是我丈夫，师长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师长说：“闹什么闹，于九儿，你丈夫不是早死了吗？”

“师长，你不知道啊，那时候他岁数小，我是怕影响他进步。

”九儿拉着哭腔说，但就是没掉一个眼泪疙瘩。

她现在只有仇恨，她不相信眼泪。

丁香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被这突如其来事情惊呆了，她惊恐地呆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不，不可能，这不可能。

”她不说话还好点，这一说话九儿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她身上。

“什么不可能？”

于九儿从腰里掏出枪指着丁香的脑门，以最严厉口吻说：“你作为军人，破坏军婚，我枪毙了你。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九儿想到自己为了给他于剑飞生孩子受的罪，跟着他从李子屯跑出来，跟着他南征北战，又为他负伤回李子屯。

望穿秋水盼他归，就这样却没暖过他的心，你于剑飞不领情也罢了，这边没个说法，你那边倒另娶她人了。

九儿这个恨那，这恨全集中到右手的枪上。

在她眼里丁香就是个狐狸精，都是她勾引的于剑飞，要不于剑飞没有这么大的胆。

那她是低估了于剑飞。

现在她是把仇恨都集中在丁香身上了，她就弄不明白了，像丁香这么漂亮的女人就不该来当兵。

若大个军队，都是男人，谁架住她勾魂了，这不是扰乱军心吗，这个狐狸精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

九儿恨的牙根痒痒，她没有把枪挪开的意思，咬着牙又说了一遍：“今天我毙了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狐狸精，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你以采访作为幌子，就是为了勾引于剑飞，我看不透你，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

她咬着牙接着骂，“呸个不要脸的丁香，你个小狐狸精，表面给我装正经，其实一肚子花花肠子。

现在我才闹明白，采访的时候你就勾搭上我们家于剑飞了。

要不咋说有文化的女人，花花肠子多，没一个好东西，勾引起男人来一套一套的。

九儿就弄不明白了，这革命革的好好的怎么就杀出个丁香？

啊？

她凭啥抢我的男人，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

但她口齿牙缝不说于剑飞一个不字，都是人家的女人不正经。

于剑飞吓坏了，他不是怕九儿，他是怕她手里的枪。

人在气头上，手下可没有准啊。

万一九儿一时冲动真的扣动扳机，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为丁香捏着一把汗。

他压低声音，耐着性子说：“九儿，有话好好说，把枪放下，听话，啊。”

于剑飞这声音一放低，又是哄她的口气，九儿更占着理了。

也觉得更委屈了，她没有放下武器的意思，继续用枪抵着丁香，但仇恨的眼神射向于剑飞，她一字一顿的问：“于剑飞，我是不是你老婆？

你当大伙的面说。

于剑飞沉默，“你说，你快说，你再不说我就打死她。”

九儿跺着脚，把舞台跺的咚咚响。

台下的雷大夯也傻了，他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这要是出了人命了，这可咋办？

唉，就怨我这嘴歉，这不都是我那封信惹的祸吗？

这九儿的脾气也太火爆了。

雷大夯上台去制止。

师长也着急，一个劲地说于九儿你把枪放下，要不我处分你。

现在的九儿啥也听不进去，她就盯着于剑飞要他一句话，“我是不是你老婆？

雷大夯怕九儿真撙火，也跟着跺脚喊：“于剑飞，你快承认吧，要不出人命了。”

“你是，你是……你把枪放下，”于剑飞吓得赶紧回答，他怕丁香有危险，“九儿，你把枪指在我的脑门上，好不好。

九儿可舍不得指着她的于剑飞，他纵有千条错万条错，也是她的男人。

九儿太喜欢她的男人了，当她看见于剑飞，那于剑飞啥错也没有了，都是丁香勾引的。

雷大夯也站在台上帮着于剑飞说是，是，他是你丈夫，你就把枪放下吧，这事我给你作证。

这时小胜利吓得哇哇大哭，九儿看一眼孩子又问于剑飞：“他是不是你的儿子？

“是，是……”此刻的九儿问什么，于剑飞都会答应，只要她把枪放下，只要丁香安全。

雷大夯也帮着说是。

九儿听了冷笑着对丁香说：“狐狸精，你听明白了吗？

## &lt;&lt;跟着团长上战场&gt;&gt;

竖起你的耳朵听明白喽，有雷大夯作证，你还有啥可说的，臭不要脸的。

”丁香的眼泪就流了满面，她委曲极了，堂堂一名军人，一名战地记者，却变成了臭不要脸的。

被人家左一个妖精，右一个狐狸精骂着。

她也想骂，但她骂不出来，她不会骂人。

她倒没怕九儿的枪，让她可怕的是听到了于剑飞的回答，他居然那样怯懦和畏缩地说是？

丁香也确信他们的关系是真的，因为有雷大夯作证，但你于剑飞也没有必要落出这副唯唯诺诺的嘴脸，和以往的于剑飞太不相称了，判若两人。

既然你有老婆孩子，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

事先又没有透漏一点消息。

她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似的被于剑飞耍了，不，看这情景是被他们全家耍了。

她那双泪眼失望地看着于剑飞，这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的白马王子？

不，他才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骗子、流氓、伪君子。

虽然丁香一句话也没说出口，但于剑飞从那双眼睛里听的真真切切，同时读懂了丁香全部的绝望和质疑。

于剑飞望着那双眼睛说：“丁香，你听我解释……” “不，不，我不想听你解释。

”丁香打断他的话，一把打掉九儿的枪，哭着冲出礼堂。

于剑飞刚想追出去，被九儿一把抓住。

雷大夯知道惹祸了，他没料到事情会这么糟，他最见不得女人哭，他觉得丁香也挺可怜，怕她出什么事，犹豫片刻，追了出去。

丁香一口气跑到营房外的北山。

她站在山顶的边缘，她张开双臂。

侧面就是绝壁，她对着绝壁，仰面向天。

她想质问，她想述说，问谁？

跟谁说？

她只是无助地哭出声妈妈。

她曾经以为历经沧海，今天她却像个无助的孩子。

她蹲下来，捂着脸哭泣，泪水顺着指缝流淌，她的肩一抽一抽的，伤心欲绝。

雷大夯屏住呼吸站在丁香身后，他怕他一个微小的动作惊动丁香，弄不好她真跳下去。

雷大夯见了丁香可怜兮兮的样子，真后悔写那封信，不写又对不起九儿，这时他才觉得做人好难。

现在他觉得丁香是个受害者，都是于剑飞这小子闹的。

他轻唤一声，丁香同志。

因为丁香就蹲在山的边上很危险，他不敢贸然冲上去。

丁香轻回头，泪挂两腮，单薄的身影像一片树叶样贴在悬崖边上。

雷大夯忙说：“丁香同志，我怕你出意外，所以……”所以我跟在你的身后，你可要想开呀，我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其实，”雷大夯用手挠着后脑勺，“其实是我给九儿通风报信的，你有气就冲我发，发吧。

可我不能容忍于剑飞这样做，九儿真是他的妻子，他们确实有孩子了。

”雷大夯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那搓手。

丁香没有生他的气。

反倒觉得他比于剑飞诚实，他也不像以前那么粗暴了。

丁香看看他没说话，雷大夯又接着说：“其实呀，现在知道还好，等你真的跟他入了洞房再知道那不更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他看丁香还是哭，心里也挺不好受，都是于剑飞惹的，他开始骂，于剑飞这小子不是什么好鸟，你别把他放在心上，他从小就是沾花惹草的玩意，改不了了，你为他哭多不值啊，你就当他是臭

## <<跟着团长上战场>>

狗粪，没人理的臭狗屎。

他使劲骂于剑飞是为了帮丁香解气，让丁香别太伤心了。

果然奏效，丁香正恨于剑飞呢，经雷大夯这么一骂，也算给她出气了，她说我没事，雷营长，谢谢你！

雷大夯松了口气，说这就对了，丁香同志，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丁香说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

雷大夯听后放心了，唉呀，我的娘啊，可下她不哭了，我也算交差了，这要是出点什么事，我这罪过可大了。

丁香还站在悬崖边上不肯走，雷大夯说来，丁香同志，别站在那，那危险。

丁香说雷营长我没事，你先回去吧，我站在这心里静，这干净，没有欺骗。

雷大夯说那好吧，我也站在这里感受感受干净，行吗？

丁香点点头，泪又流出来了。

雷大夯就这么陪着她站在悬崖边上，不作声，直到丁香愿意走的时候。

在于剑飞的团部，赵富师长和九儿正声讨于剑飞呢。

于剑飞哪听得进去，他只关心丁香怎么样了，他好几次想出去找丁香都被赵富师长拦住。

赵富师长说丁香那你就放心吧，雷大夯追去了，没事，有事早报告了。

现在是解决你和九儿的事，九儿你先说到底咋回事？

九儿把和于剑飞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在找队伍的路上，于剑飞魔怔了，为了让他醒过来，就跟他一时做了糊涂事。

九儿那说的，自己这些年这个不容易啊，跟唐僧取经似的，九九八十一难那。

赵富师长听了，这个同情九儿呀，狠狠地把手于剑飞剋了一顿：“好啊，你小子翅膀硬了，想甩掉糟糠之妻。

这么好的媳妇你上哪找去，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啊，对你用心良苦，用情专一啊，”他把一时糊涂理解成用心良苦，“还给你生了个儿子，你这不是烧包吗。

当了团长咋地了？

当了团长你就想换媳妇了，于剑飞呀，危险啊！

你这是国民党那一套。

行了，于剑飞你啥也别合计了，死了这条心吧，死活就九儿了。

由组织出面解除你和丁香的婚约，从今往后跟九儿好好过日子，也就不追究你什么错误。

九儿也不要回李子屯了，由组织出面办随军，行了，就这么定了。

” “不，我就是死了也要和丁香结婚。

”于剑飞死不悔改。

赵富师长来气了，“操！

你鸡巴长能耐了，连我的面子也敢撒，你不想混了，是不是，你这个团长是不是不想当了？啊！

” “我宁可不当这个团长，也要和这个封建婚姻斗争到底。

”于剑飞跺着脚，挥着拳。

现在他不怕了，因为九儿的枪没放在丁香的脑门上。

赵富师长背着手说：“你还斗争个屁，孩子都有了，你看这孩子长的跟你一模一样，想说不都是都不行。

你知道现在事情有多严重吗？

丁香是破坏军婚，你犯重婚罪，我送你们俩上军事法庭，你信不信？

真是，还反了你了？

”赵富师长嗓门提高了八度。

”我宁愿不穿这身军装，我宁愿把牢底坐穿，也要和丁香结婚。

”看来于剑飞不是被吓大的。

赵富师长一拍桌子喊“通信员！

## <<跟着团长上战场>>

“通信员喊：‘到！’

“‘把你们团长给我关起来，关他的紧闭，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出来。

“于剑飞不愤，关就关，谁没关过禁闭呀，有能耐你就关我一辈子。

于剑飞拉硬，赵富说我不关你一辈子，我就把你治喽。

于剑飞哼了声，不服，抬屁股就跟通信员走人。

这时候的于剑飞是谁也不惧，潇洒的很。

不想仅关了他一天，事情真发生了质的变化。

等他再出来时再也没有那股潇洒劲了。

九儿看他那狂劲，冲着他的后背气愤地说：‘他要不是我丈夫，我非毙他两个来回。

“赵富师长听后说：‘九儿啊，你做过我的警卫员，跟我学了不少东西。

革命这么多年了，不要动不动就用枪指着自己的同志。

“‘是，师长，我那不是在气头上吗，那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九儿这点好，在首长面前知错就改。

“放心吧，我不会让这种有损我军形象的事情发生。

“赵富师长有立场。

九儿忧心重重地说：‘可是师长，你看于剑飞那拧劲，看那样，如果丁香一天不嫁人，他就一天不死心，咱就是关他一辈子也不管用啊。

“‘这臭小子，不信我治不了他。

“赵富师长嘴上硬，也觉得棘手。

九儿拨开迷雾见太阳地说：‘师长你看这样行不行，趁这个热乎劲，由组织出面给丁香再找个婆家，她一结婚，于剑飞也就没戏了，也省去你劳心了。

师长，我不是背后说人家坏话，这个丁香太招风，她一天不结婚，你就一天别想省心。

你想，现在和平了，也有闲心了，想这事的人也多了，就是没有于剑飞，她也得把38团搅乱套不可。

虽说现在婚姻自由，可也不能由着他们性子乱点鸳鸯谱啊，组织得把关啊。

现在组织上不是提倡给抗美援朝回来的同志找对象吗，为啥就不能给丁香找个呢。

她也符合条件啊。

“由组织出面给入朝回来的干部战士找对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一般组织决定的事十有八九能成，在当时还挺时尚的，能让组织关心的同志可不是一般同志，光荣！

就是私下里自己搞的，到了要公开的程度，也要托组织安排，这才方显一个革命军人一切行动听从党安排的精神面貌。

“主意好是好，只是给丁香找谁，哪有那么现成的人？

“师长有些犯难，嘶哈着直啄牙花子。

九儿灵机一动，说：‘师长，我有个合适的人选，你也认识，还很赏识他。

“师长忙问：‘谁？

“‘雷大夯。

“九儿蹦出仨字，没拐弯。

师长倒也没感到惊讶，镇定地一个手指点击着桌面，寻思着，自语：‘雷大夯？

特级战斗英雄？

不错，就是文化低了点。

“‘师长，文化低了好，靠得住，实诚，没有花花肠子。

“九儿赶紧溜缝，生怕师长不同意。

师长也想快刀斩乱麻，他不想在这件事上耽误太长时间，一大堆事等着呢。

再说这事明明是你于剑飞不对，还穷横。

师里正抓这样的典型呢，今天我治不了你，明天就有千千万万了于剑飞冒出来，得，我这个师长不用干别的了，整天就光管这娘们孩子的事算了。

他说是抓于剑飞的典型，他是打心眼里欣赏他这个部下的，他是想即把这事做的圆满，又不影响于剑飞的前途。

<<跟着团长上战场>>

九儿提的这个办法，正符合他的想法，赵富师长若有所思地说：“办法是好，可是工作难度比较大呀。”

“九儿着急，”师长说，“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全靠你了。”

赵富师长站起来说：“这玩意就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

这样吧九儿，雷大夯是你老乡，你去做他的工作。

丁香的工作由我来做，就这么定了，现在咱就分头行动，争取明天就让他们结婚。

别整那些洋事了，什么了解呀，恋爱呀，一个战壕爬过来的，有啥不了解的。

行动，现在就行动。

“九儿为什么要选雷大夯做垫背的？”

她吃定了雷大夯。

就凭那封别出心裁、绞劲脑汁的信，九儿就知道雷大夯这些年对她没变。

人还是那个人，心还是那个心。

九儿敢打保票，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雷大夯都会是她的统一战线。

九儿到了雷大夯的住处，把这个想法跟雷大夯说了，雷大夯还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啥？”

“……”

## <<跟着团长上战场>>

### 编辑推荐

《跟着团长上战场》是一部军旅史诗和爱情诗篇。

作品以某团的成长历史为背景，再现了一群从战火中走来的军人。

他们中有富家少爷于剑飞、贫苦出身的童养媳九儿、扛活的小长工雷大夯；有战地记者丁香、国民党女军医欧阳鹿、国民党少将肖扬。

他们并肩战斗，他们感情纠葛。

小说在表现军人忠诚、勇敢、奉献精神的基础上，着力刻画出人性之美和情爱之美。

他们肩负着历史使命，冲锋陷阵，同时，爱情甜蜜浪漫、错位、邂逅交错而至……小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大背景下，塑造了一群军人个性鲜明，血肉饱满的形象。

表现“战士是怎样炼成的”的主题。

作品时间跨度大，故事内容扎实，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关系纠结，文字朴实流畅，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力作。

是影视剧热捧的题材。

对该书的预期：下一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军文艺奖；影视剧；话剧等。

<<跟着团长上战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